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六辑

鲁滨孙漂流记

[英] 笛福著



佳作丛书

第六辑

鲁滨孙漂流记

〔英〕笛 福 著

徐霞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封面、内封图：张守义

鲁滨孙飘流记

Lubinsun Piaoliu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03,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7}{8}$ 插页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750

ISBN 7-02-000274-9/I·275 定价 2.35 元

185p.

前 言

英国文学肇始于诗歌、戏剧，到十八世纪初才出现第一部真正的小说，这就是名闻遐迩的《鲁滨孙飘流记》(1719)。它的作者笛福(1660—1731)也因此获得“英国和欧洲小说之父”的称誉。但令人瞩目的还不在于它是英国小说的开山之作，而是它问世二百七十年来，竟能一直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至今魅力不衰。

就一般特点论，《鲁滨孙飘流记》似乎属于冒险小说，而其不朽的生命力却表明，它的价值已远远超出“冒险小说”的普通涵义。小说的主人公不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私自离家，到海外历险。他当过摩尔人的俘虏，经营过种植园，在前往非洲的旅途中遇难，流落荒岛。他凭着勤劳的双手、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善于思索的大脑，居然在那杳无人烟的荒岛上生存下来，从渔猎开始，逐步过渡到从事畜牧和农垦。他制造出各种工具，驯养了山羊，住上了自己建造的房屋，吃上了自制的面包。他独自生活了二十四年，直到从吃人生番手中救下了一个土人——“星期五”……最后他搭乘一艘英国船返国。

这段离奇的故事，当时假托鲁滨孙回忆录的名义出版。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不仅是因为作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更主要是由于鲁滨孙的故事适应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冒险事业的需要。为了探寻新的土地、新的原料来源和新的市场，新兴资产阶级需要这种大胆开拓的勇气和克服艰难险阻的毅力，来支持他们作种种危险的旅行。笛福作为具有新兴资产阶级典型意识的作家，在作品中把人的勤劳、智慧、勇敢、毅力和创造才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信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有力量战胜环境、征服自然，并获得他希望向生活索取的一切。虽然循着作者的思路，鲁滨孙后来日益向富有而平庸的资产者转化，而全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仍是鲁滨孙在荒岛上的奋斗。这是小说中写得最精彩、也最有审美价值的部分，我们节选出来奉献给青年读者的，正是这个部分。

资产阶级的“冒险”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开拓者那种坚毅顽强、勇于进取的精神，对于奋进不息的人类却具有永恒的吸引力。我们相信青年读者会喜欢这本书，也相信你们在生活中与困难、挫折搏斗时，能从鲁滨孙的故事中获得某种启示或教益。

编者

一九八八年一月

我们的船载重一百二十吨，装着六只小炮，除了船主，他的小佣人和我之外，一共是十四个人。船上没有什么大件的货，只有适合与黑人交易的小玩艺，象假珠子、玻璃片、贝壳、新奇的小东西、望远镜、刀子、剪子、斧子之类。

我上船的那天，我们就开了船，沿着海岸向北开，预备在北纬十度和十二度之间，横断大洋，直奔非洲。这似乎是当时大家都采取的走法。我们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圣奥古斯丁角^①，一路上天气都很好，就是太热。过了圣奥古斯丁角，我们便稍稍离开海岸，朝着斐伦多诺仑哈岛^②的方向，从西边绕过那些小岛，沿着海岸一直向东北偏北开去。这时，我们已看不到陆地。沿着这条航线，我们用了大约十二天的工夫，才过了赤道；根据我们最后一次观测，我们已经走到北纬七度二十二分。不料这个时候，我们忽然碰到一股非常剧烈

① 圣奥古斯丁角，巴西东部突入海内的一块陆地。

② 斐伦多诺仑哈岛，在巴西之东。

的飓风，这股飓风起初是从东南刮来，接着转为西北方向，最后成东北风，来势非常可怕，一连十二天，我们一筹莫展，只是随着命运和狂风的支配，被风力卷来卷去。十二天之中，不消说，我每天都准备着葬身海底，就是船上其他的人也没有一个指望能够活命。

在这种危险万状之中，除了风暴的恐怖之外，船上又有一个人患热带病死去，还有一个人和那小佣人被大浪卷到海里去了。到了第十二天头上，风力才稍减一点，船主尽了最大的努力，观测了一下，才知道我们是在北纬十一度左右，然而却在圣奥古斯丁角以西二十二经度；我们已经被刮到巴西以北的圭亚那^①，到了亚马孙河^②入海的地方，靠近那条号称“大河”的俄利诺科河^③了。于是船主向我请示航行方针，并主张开回巴西海岸。因为我们的船已经漏了，而且坏得很厉害。

我极力反对这个办法。我和他一起看了看美洲沿岸的航海图，得到结论是，除非我们能够开到加勒比群岛^④附近去，否则的话，就找不到有人烟的地方求援，于是我们决定向巴尔巴多群岛^⑤开去。据我们估计，

① 圭亚那，在巴西西北，包括苏里南和法属圭亚那。

② 亚马孙河，南美最大的河流，发源于秘鲁附近，东流横贯全洲，在巴西入海。

③ 俄利诺科河，又名“大河”，在委内瑞拉境内。

④ 加勒比群岛，在南美西北，介于南美中美和西印度群岛之间。

⑤ 巴尔巴多群岛，加勒比群岛中较南的一些岛屿。

只要我们能避开墨西哥湾的逆流，在大海里航行，我们大概可以在十五天之内到达那边；因为如果我们不对我们的船和我们的人加以适当补充，我们就没法开到非洲海岸去。

计划既定，我们便改变路线，向西北偏西驶去，希望能开到一个英属海岛，在那里得到援助。但我们的方向却不能由我们决定，因为，到了北纬十二度十八分左右，我们忽然又遇见第二阵暴风，以同样凶猛的劲儿把我们向西方卷去，竟把我们刮到人类贸易航线以外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侥幸不葬身海底，也要给野人吃掉，至于回国，那就更谈不到了。

正在这种狂风怒作，危急万分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忽然有一个船上的人喊道：“陆地！”我们刚要跑出舱去，希望看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船忽然搁浅在一片沙滩上面，再也动弹不得，掀天的大浪不断打在它身上，使我们觉得死亡已经临头了。我们一齐躲下舱去，逃避浪花的冲击。

任何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要他描述或领会人们在这种情形下的惊惧情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既不知道我们是在哪一带，也不知道我们被风吹到了什么地方，是岛屿还是大陆，有人烟还是没有人烟。这时风势虽然比以前小了一点，还是凶猛异常，我们简直不敢希望我们的船能支持几分钟而不被撞成碎片，除非有一种奇迹使风势突然停息。总之，我们大家都坐

在一块，面面相觑，每一刻都在等待着死亡，都在预备着到另一个世界去，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目前的慰藉，也是我们全部的慰藉，就是出乎预料，船还没有破裂。同时船主说，风开始减弱了。

现在风势虽然已经减轻了一点，可是船已经搁在沙上，搁得非常牢固，很难摆脱，因此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只好尽量想法挽救我们的性命。在风暴到来之前，我们的船尾本来还拖着一只小艇，可是它先是被大风刮得冲在舵上，冲破了，接着又被卷到海里去，不知是沉了，还是漂走了。所以我们对它已不能有所指望。我们船上另外还有一只小艇，只是怎样把它放下海去，却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大船时时刻刻都有粉碎的可能，有些人甚至对我们说，它实际上已经破了。

在这种危急万状的时候，我们的大副抓住那只小艇，靠了大家的帮助，把它放到大船的旁边。然后我们十一个人一齐上了小艇，把小艇解开，听凭上帝和风浪去支配我们的运命。因为虽然这时风暴已经减弱了不少，可是海上的波涛还是拚命拍打着海岸，真可以照荷兰人的说法，称它为“疯狂的海”。

我们这时的情况非常凄惨，因为我们明明看出，在这种洪涛巨浪之中，我们的小艇万难抵抗，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被淹死。我们没有帆，即使有，我们也没法用它；

所以我们便带着沉重的心情，用桨向岸上划去，仿佛一些走上刑场的犯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艇靠近海岸的时候，一定要被浪头打成粉碎。可是，我们还是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顺着风势拚命向岸上划我们的船，加速我们的毁灭。

我们要去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海岸？是石头的还是沙的？是陡岸还是沙滩？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一线渺茫的希望，就是走进一个海湾或是河口，侥幸把我们的小艇开进去，或者碰到一个可以避风的陡岸，找到一片风平浪静的水面。但是这些我们都找不到。我们愈走近海岸，那陆地愈显得比海上还要可怕。

我们划着船，更确切地讲是被风驱赶着，大约走了一海里半的路，忽然有一个大浪，象山一样高，从我们后面滚滚而来，显然要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总之，海浪来势汹汹，登时把我们的小艇打得船底朝天，把我们从小艇上打翻到海里，东一个，西一个，刹那间，我们还来不及喊一声“上帝啊！”就通通被波涛吞吃下去了。

当我沉到水里的时候，我那种内心的混乱，简直无法形容。我虽然会游水，但在那种惊涛骇浪里，连浮起呼吸一下都感到困难。直到后来，海浪一直把我向岸上卷去，等它力量使完了，退了下去，才把我留在那半干的岸上，但我已经灌得半死了。幸而这时我心里还清楚，我还有一口气，看见自己已经靠近陆地，我便爬起来，拚命向前跑去，免得第二个浪头再把我追上。可是我立

刻发现,要想避免它,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看见海水象高山一样地向我追来,好象一个气势汹汹无法抵抗的仇人。我现在应该做的,就是闭住我的呼吸,尽力使自己浮起来,设法向岸上游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希望浪头来的时候,把我往岸上卷,回去的时候,不要再把我带回去。

那个向我扑过来的大浪,登时把我埋了二三十呎深。我可以感觉到海水用一种很猛的力量和速度把我向岸上猛卷,卷得非常远。我闭住呼吸,拚命向前面游去。当我闭气闭得肺部都要炸了的时候,忽然觉得我的身子往上一浮,我的头和手都露出水面,虽然只露了不到两秒钟,却大大的减少了我的痛苦,使我重新恢复呼吸和勇气。紧跟着我又被浪头压在底下,半天上不来,但时间不太久,我总算支持住了。等我觉得浪头的力量已经使完,要开始退去的时候,我就拚命在后退的海浪里向前挣扎,我的脚又接触到海滩。我站了一会,喘了口气,等海水完全退去,就拔起脚来,拚命向岸上跑去。但这个办法还是不能使我逃开那海水的袭击,因为它又重新从我背后涌来,一连两次把我象过去那样卷了起来,向那平坦的海岸冲去。

却说这两次中间,后来一次几乎送掉我的性命,因为当海水照以前那样把我向前冲去的时候,竟把我猛然撞在一块石头上,使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动弹不得,没法自救。原来这一撞,刚刚撞在我的胸口上,把我的

气都撞断了。假如这时再有一个浪头打来，我一定会溺死在水里。可是，在第二个浪头打来之前，我已经苏醒过来，看到自己势必再被海水淹没，就决心紧紧抱住一块岩石，尽可能闭住呼吸，一直等浪头退去。现在因为离旱地已经不远，浪头已没有那么高了，我紧紧抱住岩石，等水退去之后，又往前跑了一阵，一直跑到离海岸很近的地方。因此，后面一个浪头虽然从我头上盖了过去，把我吞没了，但并没有把我卷走。我又向前跑了一阵，终于跑到陆地上，攀上岸上的岩石，在草地上坐了下来。这时脱离了危险，水也不能再赶上我了，我的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我现在已经登了陆，平平安安地在岸上了，便抬起头来，感谢上帝，因为我在几分钟以前还没有一线希望，现在已经有了活命。我相信当一个人象我在这样死里逃生的时刻，他那灵魂中的狂喜，是无法描述的。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英国的这种风俗，就是，当一个作恶的人被套上绞索，打上结子，正要被吊起来的当儿，忽然得到赦免，人们照例要请一位外科医生来，一面把消息告诉他，一面给他放血，免得这意外的消息，使他血气攻心，晕了过去：

因为突然而来的喜悦，

正如突然而来的忧伤，

起初的时候，

会战——一样地惊心动魄。

我在岸上走来走去，高举着两手，可以说，我的全部心力都在回味着自己的脱险经过。我做出千百种古怪的姿势，想到我那些淹死的同伴，断定除了我以外，决不会有一个逃出生命，因为这些人，我以后连影子也没有见过，除了几顶帽子、一顶便帽、两只不成双的鞋。

我用眼去眺望那只搁了浅的大船，这时海上烟波迷漫，船又离得很远，简直看不清，不由地想：“上帝啊，我怎么会有可能上岸呢？”

我用自己遭遇中值得庆幸的一些事情把自己安慰了一番之后，开始环顾四周，看看我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马上觉得我的快慰心情低落下来。总之，我得救了，但是，当时的情景是可怕的。因为我浑身湿漉漉的，没有衣服换，同时也没有任何充饥止渴的东西；我看不出任何出路，除了活活饿死或被野兽吃掉。特别使我伤心的是，我没有武器去打野兽过活，或是去抵御那些要猎取我作食物的兽类。总之，我身边除了一把刀，一个烟斗，和一小匣烟叶，别无他物。这发现使我忧心如焚，有好一会在岸上跑来跑去，活象一个疯人。夜幕降临，我开始忧心忡忡地寻思：野兽多半夜间出来寻食，假如这地方有猛兽，我将遇到怎样的命运呢？

这时我所能想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我附近的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这棵树有点象枫树，但有刺），

在上面坐一整夜，第二天再去考虑怎样的死法，因为我觉得实在没有活命的希望。我从海岸向里面走了八分之一英里，想找些淡水喝，居然找到了，真是喜出望外。喝完水我取了点烟叶，放在口里充饥，然后爬到树上，尽量躺得稳稳的，免得睡着了跌下来。我又从树上砍下来一根树枝，做成一根短棒来防身，就安歇了。由于过分疲倦，我马上就睡熟了，而且睡得十分舒适；我相信，任何人处在我的环境，都不可能睡得象我这样舒适；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第二天醒来时那种精神焕发的情况，也从来不曾有过。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这时天气晴朗，飓风也减弱了，海面上也不象以前那样波浪滔天了。然而，最使我惊异的是，那只搁浅的大船，在夜里已被潮水从沙上浮了起来，差不多冲到我先前提及的那块岩石附近了。现在这船离我不过一哩来路，看起来还好好地直立在那里。我很想上船去，从上面弄些应用的东西回来。

我从树上的住所走下来，向四面八方望了望。第一样被我看到的，就是那只小艇，给风浪所冲，已经搁在旱地上，在我的右手，约摸二哩来路。我沿着海岸，想走到它旁边去，但是，在它和我之间，却横着一条大约半哩宽的小水湾。于是我决定暂时不去，因为我最关心的是要到大船上去，希望在上面找到一些度日的东西。

过午以后，海面平静，潮水退得很远，我和大船之间的距离只有四分之一哩了。这时我心里不由的又难

过起来，因为我想，倘若昨天我们全船的人都不下小艇，我们大家定然平安无事，定然平平安安地上了岸，我也不会象现在一样，孤孤零零，既无乐趣，又无伴侣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但现在悲伤也于事无补，于是我便决定，如果可能，还是先到船上去。这时天气热极了，于是我便脱了衣服，跳到水里。可是，当我泅到船边的时候，却没法上去，因为它搁在沙滩上，离水很高，在我两臂所能伸到的距离以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住。我绕着它游了两个圈子，到了第二圈时，忽然发现了一根很短的绳子。我心里很奇怪，我为什么先前没有看见呢？那绳子从船头上挂下来，挂得很低，因此我不用费事就抓住了它，靠了它的帮助，攀上船的前舱。上去之后，我才发现船已经漏了，舱底进满了水。不过船是斜搁在一片硬沙岸上，更确切地说，是土岸上。船尾翘起来，船头几乎接近水面，所以船的后半截都没有水。不用说，我的第一步工作是要搜寻一下，看看有些什么东西已经坏了，什么东西还没有浸水。首先，我看见船上的粮食都还干燥无恙。这时我急于想吃点东西，便走进面包房，把我的衣袋都装满了饼干，一边吃着一边做着别的事，因为我必须抓紧时间才行。我又在大舱里找到了一些甘蔗酒；我就喝了一大杯，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很需要喝点酒提提神。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只想有一只小艇，把我认为需要的东西，装到岸上去。

一个人只是呆呆地坐着，空想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是没有用的；这个绝对的真理，使我重新振作起来。我们船上有几根多余的帆杠，还有两三块木板，还有一两根多余的第二接桅。我决定先从这些东西着手，只要搬得动的，都把它们从船上扔下来，每根上面都绑上绳子，防备它们被水冲走。这一步做好了，我又走到船边，把它们拉到我跟前来，把四块木头绑在一起，两头尽可能地绑紧，扎成一只木排的样子，又用两三块短木板横放在上面。我在上面走了走，倒还行，不过因为木块太轻，吃不住多少重量。于是我又动起手来，用木匠的锯把一根第二接桅锯成三段，把它们加在我的木排上。这个工作非常吃力，非常辛苦，但由于我急于想把应用的东西装到岸上去，这就鼓舞着我做出平常所做不到的事情。

我的木排这时已经比较牢固，能够吃得住相当的重量了。第二步就是考虑把什么东西装上去，并且怎样使我装上去的东西不至于被海浪打湿。但我不久便想到了办法。我首先把船上所能找到的木板都铺了上去，然后，我把自己最需要的东西考虑了一番，我把三只船员用的箱子破开，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把它们吊到我的木排上。在第一只箱子里，我装上了许多粮食：面包、米、三块荷兰酪干、五块干羊肉以及一些剩下来的欧洲麦子——这点麦子本来是准备用来饲养我们带到船上的一些家禽的，但家禽现在已经死了。船上本来还有

一点大麦跟小麦，后来才发现都被老鼠吃掉了或毁完了，使我非常失望。至于酒类，我也找到了几箱，都是属于船主的，里面有几瓶甜酒，还有几加伦白酒。我一概把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放进箱子里既没有必要，又没有地方。我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只见潮水已开始上涨，来势虽然很平和，却把我留在岸上的上衣，衬衫，和背心通通冲走了。这使我非常懊丧，因为我游泳上船的时候，身上只穿一条麻纱开膝短裤，一双袜子。这样一来，倒使我不得不来搜罗一些衣服了。我在船里找到了许多衣服，但是我只取了几件目前要用的——因为我心目中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要找，尤其是土木工具。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木匠的箱子。这东西对于我非常有用，当时就算有一满船金子，也没有它值钱。我把它原封不动放在我的木排上，也没有花时间把它打开看看，因为我早已知道里面大概装的是什了。

其次我想要弄到的是弹药和枪械。大舱里本来有两枝很好的鸟枪和两枝手枪；我先把它们拿到手里，又拿了几只装火药的角筒，一小包子弹和两把上了锈的旧刀剑。我知道船上三桶火药，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炮手把它们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它们；有两桶还很干燥，很好，另外一桶却已经沾了水了。我把这两桶干燥的火药连同那些枪械都搬到我的木排上。这时我觉得我所装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便开始盘算，怎样才能把它们运到岸上。因为我既没有帆，